

卷之四



紅樓夢卷五十二

第五十二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俏平兒情掩蝦鬚獨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話說賈母道正是這個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着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樣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媽媽李嬌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遲了鳳了頭的臉二則象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裡



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齋娘尤氏齊笑道真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真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真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麼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偕們兩個老妖精有甚麼意思說的衆人

都笑了寶玉因記掛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裡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卧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丟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甚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王道平兒不是那樣人况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我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來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



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  
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爲甚麼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  
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牆根下聽聽他說些甚麼來告訴  
你說着果從後門出去至牆下潛聽麝月悄問道你怎麼  
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  
許吵嚷出了園子卽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  
訪查我們只疑惑邢姑娘的了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  
家沒見過拿了起來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幸  
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去了拿着這支  
鐲子說是小了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

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  
心用意爭勝要強的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  
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愿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偷  
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偷到街坊家去了偏是拿這樣偏是  
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  
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聽  
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  
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來着誰知鐲子褪了口丟在草根  
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着日頭  
還在那裡呢我就撿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



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麼這麼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錫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錫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歎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己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歎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

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到顰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甚麼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效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診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嚏噴就通快了麝月果真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寶玉



寶玉便揭開盒蓋裡面是個西洋瑤瑤的黃髮赤身女子  
兩肋又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真正上等洋煙晴雯只顧看  
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  
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見怎麼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覺  
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顙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眼淚鼻  
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  
早有小了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  
來醒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  
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  
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

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  
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  
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  
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  
道病的篷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到俏皮了二奶奶貼  
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明日是舅老  
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甚麼衣裳今兒晚  
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上費手寶玉道甚麼順手  
就是甚麼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清說着便起身出房  
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寶琴小了頭



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趕上問那裡去小螺笑道  
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  
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  
此且連邢岫煙也在那裡四人圍坐在薰籠上敘家常紫  
鵲倒坐在煖閣裡臨牕做鍼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  
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豔圖可  
惜我遲來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着  
並不冷說着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  
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條盆裡面攢三聚五栽着  
一盆單瓣水仙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

香的越濃怎麼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  
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  
一盆水仙送了雲了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  
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都有兩  
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  
斷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吊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着  
呢那裡還攔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況且這屋子裡一  
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兒倒清  
淨了沒甚惡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裡今兒也有個  
病人煎藥呢你怎麼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說奇了我原是



無心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偕們明兒下一社又有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沒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麼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真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強扭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

填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候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真真國的女孩年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着都是瑪瑙珊瑚貓兒眼祖母綠身上穿着金綵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填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住着呢此時那裏去取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沒福得見這世面黛玉



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你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輩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清知道在那個裡頭呢等過日收拾清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若論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

咐道你到我那裡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詩訣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衆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位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裡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說甚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一面下台階低頭正欲邁步復又

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裡好了只嗽了兩遍却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娘娘想着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寶玉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



來自己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設你出去叫他給人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偕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擡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偕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了頭子來收什妥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氊子的罷寶玉點頭即時換了

衣裳小了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盞盃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裡睡着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支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氈盤金彩繡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賈母道下雪呢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翠金輝煌碧彩爛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鳥氈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



呢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挨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也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來回復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遭塌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

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着又囑咐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嬷嬷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乳兄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着焙茗伴鶴鋤葯掃紅四個小廝背着衣包拿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嬷嬷又囑咐他們些話六個人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蹬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籠着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偕們打這角門走罷看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



裡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的錢啟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儻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時不是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往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蹬上站起來笑着攜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個小廝帶着二三十人拿着掃帚簸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廝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

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廝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了頭子們那裡攢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着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呢唬的小子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別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晴



襲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得針拿不動綿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着晴雯躺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嬷嬷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人墜兒狠癩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

他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嬷嬷聽了心下便知錫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空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說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甚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嬷嬷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到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



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裡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

爲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況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日嫂子閑了在老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裡上千的



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堵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嬷嬷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說走墜兒聽了只得番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採他那媳婦噤聲歎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閃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番騰至拿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噤聲頓足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歡歡喜喜

喜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襟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頭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送上了這不值什麼趕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使用包袱包了一個嬷嬷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綉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甚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



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着便遞與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呵如今偕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裡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拚命罷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生活晴雯道不用你蠍蠍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幫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

雖不狠像若補上也不狠顯寶玉道這就狠好那裡又找俄羅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紮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摳了那可怎麼好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



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  
通毛來麝月道這就好了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  
要了瞧瞧笑說真真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容易補  
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  
了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說鳳姐太伶俐了不是好事是正照鳳姐說我  
活一千歲是反挑

平兒遮蓋墜兒偷錫又私囑麝月等襲人回來設法  
遣去勿告訴晴雯居心行事明白仁厚宜其結果勝

於象婢

鼻煙壺是西洋瑤瑤的黃髮女子引起後文西洋詩  
女一筆不肯鶻突

藥氣花香黛玉寶玉房中亦復相同真是兩人同志  
映襯有意不是閒筆

外國女兒詩隱隱是一部紅樓夢

寶黛兩人各有說不出話含蓄有味寶玉纔說寶姐  
姐送燕窩一句便被趙姨來打斷更妙

鴛鴦發誓絕婚後即不合寶玉說話貞烈之性實不  
可及



寫寶玉出門僕從簇擁衆人請安反觀後來衰敗出家光景

墜兒被攆引出後來晴雯司棋等被攆等事

偷蠲激晴雯之氣補裘增晴雯之病其死已定卽不被逐恐亦難活

寫晴雯攆墜兒說話氣驕志滿是反挑後來自己亦被逐出

描寫寶玉疼愛晴雯反照後來不能照看

寶玉若不將墜兒偷蠲告訴晴雯何至病中生氣若不燒破雀金裘何至晴雯病上加病晴雯之死實由

寶玉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四十五回是一段寫黛玉之多病寶釵之多情四十六回爲一段寫賈赦之漁色鴛鴦之烈性四十七八回爲一段敘薛蟠之出門香菱之進園四十九回至五十一回上半回爲一段寫園中閨秀之多詩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爲一段寫晴雯之氣病重

紅樓夢卷五十二終

第五十二回

十八

聚珍堂



紅樓夢卷五十三

第五十三回

洞苑王希廉雪香評

甯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了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診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疎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



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歎說這怎麼處儻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嘻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勞病了昵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日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饑飽無傷這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畧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爲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

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没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之兄又接了李嬪娘李紈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拾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



遣真影像此時榮甯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甯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買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了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銀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銀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着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錠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就叫興兒將銀鏤子快快交了進來了鬟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買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偕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

偕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的福偕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偕們這樣一大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甚麼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買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麼去了這一日買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



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遠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甯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三嬸娘

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僭們再請時就不能重複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僭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拍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裡拿着一個稟帖並一篇帳目回說黑山村烏莊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賈蓉接過稟帖和帳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稟上寫着門下莊頭烏



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  
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莊家人有  
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一面  
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千  
隻麇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猪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  
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  
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鱖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  
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貓各二  
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  
牛舌五十條蠶蠟二十斤棒松桃杏瓢各二口袋大對蝦

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灰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  
斤柴炭二萬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  
斛粉杭五十斛雜色梁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干担各  
色乾菜一車外賣梁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  
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沽鹿兩對白兔四對黑兔四對活錦  
雞兩對西洋鴨兩對買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  
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買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  
你還硬頭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  
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愿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  
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買珍



續像系樓裏  
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得狠耽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不趕着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播臺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盪來大的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說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數做甚麼的如今你

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你們又打播臺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裡只有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倒可已沒甚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用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



進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呢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禮按時接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設甚麼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自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莊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黃柏木作了

警搥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孀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陪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却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



分與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靴着鞋披着一件狍子皮大皮襖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閑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没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閑着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閑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尙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尙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退你還來取

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沒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呢你到了那裡自然是爺了没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爲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馱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款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



裡賈珍攆走賈芹看着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甯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階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誥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眾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甯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甯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甯府

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臺上設着古銅鼎彝等器抱厦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



勳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懸一塊鬧龍填青匾寫道是

慎終追遠

傍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甯

俱是御筆裡邊燈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真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苕賈菱展拜墊

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輝煌上面正房中懸着甯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苕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飛家人小厮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苕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堦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裡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於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



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傍之名者賈敬爲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爲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爲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厦內外廊簷階上階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鏘鏗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氈當地放着象鼻三足泥罏流金金瑤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猩紅氈設着大紅彩繡雲

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腳爐讓寶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姊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



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了頭不成鳳姐兒攬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偕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忙得甚麼似的那裡還攔得住我鬧况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吃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得家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裡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廝們纔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同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還一條街上東一邊設立着甯國公儀

仗執事樂器把一條街都塞滿了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眾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裯綉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柏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嫗嫗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爲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



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厮了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鏢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竈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着角燈兩傍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填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接品大糰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甯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

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嬌娘二人說話取便或同寶玉寶釵等姊妹趕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與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甯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入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挂各色花燈帶領榮甯二府各子姪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養就是這幾日在家也只靜室默



處一槩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綉盈眸其取樂與這裡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之上擺了十來席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窰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綉花草詩字的纓絡各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嬌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雙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

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盃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說怨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着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盃箸傍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饌菓菜來先捧與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嚐一嚐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便是寶釵李紈李綺岫烟迎



春姊妹等兩邊大梁上掛着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豎着倒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洋盤瑤瑤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真切牕榻門戶一齊摘下全挂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綉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挂滿廊上幾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芸賈芹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會差人去請眾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懶於熱鬧有家內沒有人又有疾病淹留欲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如富愧貧不肯來的更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手羞腳不慣見人不敢

來的因此族中雖多女眷來者不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賈藍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算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拍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一條紅氈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繩串穿看母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嬪娘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棹上此時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於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渾道你



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買母笑說難爲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筐籬聽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棹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筐籬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畢向臺一撒只聽豁唧唧滿臺的錢响賈珍賈璉已命小廝們拍大筐籬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晴雯力疾補裘爲鍾情寶玉之第一事此異日芙蓉誅之所以作及不忍再披此衣也

寶玉說儻有好歹是正照其將來之死晴雯說那裡就得癆病是反襯其將來之死

甯榮二國公名諱借恩賞祭祀銀補出恰好

莊頭送年物銀兩是反照將來之查抄

借莊頭問答寫出榮府費用浩繁入不敷出伏起後來虧乏

賈珍噴說賈芹伏九十三回事



宗祠聯扁殿宇及行禮等事竟若直敘則作書者並  
非賈氏宗支不在與祭之列何由得知其細便爲識  
者所笑今借寶琴留神細看一一鋪敘文筆卽有根  
底

極寫祭祠之盛賞燈之榮反照後來之蕭索

紅樓夢卷五十三終

紅樓夢卷五十四

第五十四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却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筐籬的錢聽見賈母說賞  
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遂起  
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  
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到李嬪娘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  
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  
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  
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



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祇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却也是排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着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王邢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炮仗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着

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於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了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殺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些竟成了例子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裡頭也須得看着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况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家人



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很是比我想得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麼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麼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歎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與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偕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偕們什麼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

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走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個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內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鬪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於是大家躡足潛踪進了



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個人對歪在地坑上那一頭有三兩個老嫗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歎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設看着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算養我一場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着幸他來得好說着

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了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裡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裡呢大呼小叫仔細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着甚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入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



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  
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  
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  
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  
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  
擔待他們是粗莽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  
了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鬪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寶  
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了頭  
一個捧着個小盆又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小壺兒  
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

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了頭笑道姑娘你瞧瞧這  
個天我怕水冷到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  
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了頭便說好奶奶過來  
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  
去昏來罷那裡就走大了腳呢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  
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弔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  
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設了你這麼大年紀也  
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  
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了頭子  
拿小壺兒倒了一漚子在他手內寶玉嗽了口秋紋麝月



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也從李嬌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兒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着便自己乾了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嬌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乾了寶玉聽說答應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別喝冷酒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寶玉將裡

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了鬢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後又接着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聽甚麼書他二人回說不拘甚麼都好賈母便問近來可又添些甚麼新書兩個女先兒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



求鸞買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甚麼起的你先說大槩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衆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了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甚麼你說罷重名重姓多着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莊子上避雨誰知這莊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

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衆人都道老太太甚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尙書的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



了一個清俊男人不啻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  
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  
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算不得是佳人了  
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看  
他是個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  
已堵自己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  
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  
人口多奶媽了鬢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  
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了頭你們自想  
想那些人都是管做甚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衆

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  
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貴的或者  
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己  
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  
取樂兒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  
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拿着偕們這中等人家說  
起也沒那樣的事別叫他認掉了下巴膀了罷我們從不  
許說這些書連了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  
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闕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  
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道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



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吃一口潤潤嗓子再辨說這一回就叫做辨說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盃酒看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辨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

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兄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吃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吃鍾酒吃着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盃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盃拿起來將半盃剩酒吃了將盃遞與了鬟另將溫水浸的盃換一個



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撒去另將溫水浸着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說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起來早有衆人了鬢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他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迸

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熱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迸了三張大棹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於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藍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阿哥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找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了又都起來你



快歇着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叫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

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裡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甚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俗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



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還強僧們好歹別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槩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在聽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嬪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

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去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家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情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這算甚麼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奏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於是叫過媳婦們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



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裡不如偕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稍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忙令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們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了誰手裡住了鼓喝一杯也要說些甚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甚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眾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今兒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歡喜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

小了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喚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了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於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菓與文官等吃去便命响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咽住鼓聲那梅方遮玉賈母手中敲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杯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道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的招笑兒少不得老臉



厚皮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俗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那小蹄子們嘴功所以公婆婆只說他對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俗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秀嘴裡頭那八個聽了都喜歡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棹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

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來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腳一蹶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這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却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嬌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秀嘴秀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七婁氏都笑



向李紈道借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粧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繫起鼓來小了頭子們只裝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邊剛到了鳳姐兒手裡小了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鬪人笑得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酒真真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媳婦姪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暖啲啲

真好熱鬧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裡費力你們緊着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圓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勵色的說了也都再無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史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拿着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只聽見撲哧的一



聲衆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仗的人抱怨賣炮仗的  
擗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  
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家人聽說想一回不覺失聲都  
大笑起來又想着先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  
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  
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人忙着  
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事了衆人聽說復又  
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  
也乏了偕們也該聾子放炮仗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握  
着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東西真會數貧嘴賈母

笑道真真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也  
提起炮仗來偕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  
去帶着小厮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吊齊備  
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  
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  
賈母便攬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攬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  
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  
將寶玉攬入懷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没人疼的尤氏笑道  
有我呢我攬着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仗就  
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



俗們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的零星小炮仗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稔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說倒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已命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嗽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甯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概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閑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於極熱鬧時插入寶玉出席赴園並襲人鴛鴦閒話既寫寶玉疼愛襲人且補出鴛鴦父母俱故心中更無牽掛

鳳姐借照應園中及預備寶玉回房等事開脫襲人



不來伺候又引出鴛鴦母死不來伺候靈變可愛  
寫寶玉小解及洗手等事雖是閒文却見平日寶玉  
嬌養已極

黛玉偏不飲酒拏不放寶玉唇邊寶玉卽一氣飲乾  
未免太露鳳姐說莫吃冷酒尖刺殊妙

賈母說編書一節回是作者深詆唱本小說亦是暗  
照寶玉黛玉兩人心事

女先兒說王熙鳳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籤  
尋夢下書偏是西廂牡丹一是黛玉病死之根由一  
是黛玉婚阻之模樣

聽琴挑胡笳十八拍俱與黛玉有關照

鳳姐不說完笑話說那知道底下的事接着便散雖  
是文章變換法卽是暗伏以後喪敗諸事

宴罷打蓮花落亦非吉兆

紅樓夢卷五十四終



紅樓夢卷五十五

第五十五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大醫用藥鳳姐兒自慣強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甚麼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執協理李執本是個尙德不尙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



同李執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強鬪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於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不提如今且說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執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因囑咐他老婆子們不

中用得空兒吃酒鬪牌白日裡睡覺夜裡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執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的人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



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於午錯方回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眾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已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畧的陳設了便可他們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匾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家人先聽見李執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爲李執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着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

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甯非親卽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吊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坐起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到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



歲越發連夜裡偷着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統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出了事已回過老太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同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妥當大家則安個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多少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也藐視

李統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統李統想了一想便道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兩罷了吳新登家的媳婦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奶奶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話不是甚麼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



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吳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帳去此時却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到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吳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象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裡又回別的事一時吳家的取了舊帳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裡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

底下皆有原故一個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吳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裡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不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踹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裡熬油似的熬了



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甚麼臉連你也没臉面別說是我呀探春笑道原來爲這個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拿賬番與趙姨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着我偏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甚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舊規矩辨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勻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甚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甚麼

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没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儻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爲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真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泪來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願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



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  
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  
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要拉扯口裡怎麼說的出  
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  
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甚麼相干趙  
姨娘氣得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  
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  
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  
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尅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  
姑娘放心這也使不着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

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翁毛兒就忘了根本只  
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得臉白氣噎抽抽咽  
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  
九省檢點那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到素昔按禮尊敬  
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既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爲甚  
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爲甚麼不拿出舅舅的  
款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  
辱出由頭來徹底來番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  
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  
知禮的早急了季紈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



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奶奶好些我正要去就只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了因問他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兄弟沒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如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忙說道又好好的添甚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也是出兵放馬背着主人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真個到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錢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

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值寶釵也從上房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了鬢捧了臉盆巾帕靴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了鬢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了鬢也都在傍屈膝捧着巾帕並靴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裡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



同道奶奶姑娘家學裡支環命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  
兒先道你忙甚麼你睜着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侍  
候着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着姑  
娘雖恩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裡都沒姑娘你  
們都吃了虧可別怨我唬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  
了一面說一面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  
笑道你遲了一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辨  
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  
竟有臉說忘了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  
着你主子未必有耐性兒等他去我平兒笑道他有這麼

上次包管腿上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  
們瞅着大奶奶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膈腆小姐固然是托  
嬾來混說着又向門外說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  
俗們再說門外的眾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  
人俗語說一人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弊主子如今  
主子是姣客若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  
你們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奶奶本來  
事多那裡照看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畧俗語說傍觀者清  
這幾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奶奶沒行  
到姑娘竟一添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



娘待我們奶奶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了頭真怨不得鳳了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支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裡領怎麼學裡每

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從今日起把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着去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裡又忙甚麼平兒笑道我原没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裡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幫着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了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



在廳上一處吃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個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着叫他叫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去叫我們也有人去叫了一面說一面用手怕担石礮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裡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的兩個婆子拿了一個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了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盃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何侯姑娘

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眾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姣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膽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眾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膽了都是趙姨娘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眾人推那趙姨娘奶奶原有些顛倒着三不着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裡沒人心術利害我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料差一點兒的



早被你們這些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麼着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不算不怕你們的前日我們還議論到這裡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撒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裡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 he 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

笑道你又在這裡充什麼外圍子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甚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甚麼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爲甚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碍着老太太太太若拿着你們做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



太太威勢的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牀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了鬟伺候別人一槩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僭們又是甚麼有臉的他們一邊悄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裡面鴉雀無聞

並不聞盞箸之响一時只見一個了頭將簾櫳高揭又兩個將棹抬出茶房內有三個了鬟捧着三個沐盆兒見飯棹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個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盞盃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了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先前輕慢踈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僭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



何去這半日平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與別的一樣看待麼鳳姐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却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爲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了頭比人家小姐還強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爲挑庶正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

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裡不恨我的我如今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兒仍是照着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却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了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尅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裡倒也設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己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



爺那邊的也不算剩了三四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若不設那裡省一抿子就設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省儉些陸續就設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偕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們商議甚麼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背雖有個寶玉他又是這裡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與環兒更是個掩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竈火炕

讓他鑽去罷真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裡就不服再者林了頭和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不好管偕們家務事況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已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來得又是偕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却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膀背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



心上論偕們有他這個人幫着偕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大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裡藏刀偕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往往日偕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儻或他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

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  
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  
這會子纔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  
有了我一槩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  
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裡的你呀我呀起來  
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把子再打一頓難道  
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  
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愜我呢過  
來坐下橫豎没人來偕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  
三四小了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



精緻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暫減去豐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口畢吩咐了豐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要寫探春才能必須令其管事若非鳳姐久病雖有正事探春無因可管故借鳳姐之病徐徐寫起若單令探春代管斷無如此大家專叫未出閣之閨女料理一切故又托李紈寶釵公同照應穩細周到

借趙國基死後給賞補明趙姨娘出身不露痕迹探春查舊例先寫李紈照襲人例賞銀四十兩作襯既見探春之能又挑起趙姨娘之忿

舊帳內分別內外多寡文章錯綜細密

寫探春才能見識超出諸姊妹之上已暗伏將來運嫁絕無仗戀必能相夫理家

中間夾寫平兒靈細及鳳姐心事不但引起下回興利除弊等事且暗描鳳姐平日之苛刻利害

此回雖專寫探春之才而家人之先欺後畏李紈之忠厚老實寶釵之不肯多言平兒之乖巧恃愛及鳳



姐之深心籌度衆了頭之見怒小心無不一一如畫

紅樓夢卷五十五終

紅樓夢卷五十六

第五十六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了鬢婆子諸內壺近人在廳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姑嫂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爲別的只想着我们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我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銀了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又同



剛纔學裡的八兩一樣重重疊疊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麼就沒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使用就罷了沒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這些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們至於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爲買這些的爲的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閑姑娘們偶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意思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裡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

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子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來了脫空是沒有的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裡找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得若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甚麼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別人買了好的來買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了所以他們甯可得罪了裡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若是姑娘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閑話了探春道因此



我心裡不自在饒費兩起兒錢東西又白丟一半不如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爲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年裡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偕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偕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着呢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兒說閒話兒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吃得筍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真真膏粱紈袴之談你們雖是千金原不知道這些事但只你們也都念過書識過字的竟沒看見過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的

文麼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裏都真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了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慾薰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姬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的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罵我自己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既可用便值錢難爲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李紈笑道斗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



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又接說道借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借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端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

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爲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李紈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端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



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甚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辨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真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個果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便不是和偕們好聽他這一

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更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猶鼠兒是的是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着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没人疼没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裡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媽媽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為趙媽媽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



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孃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裡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一般了豈可不商議了行的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兒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輪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槩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與

他們家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笋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勤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



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况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莊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沒有出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二季玫瑰花共下

多少花朵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值好些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沒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個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曬乾了編成花藍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咤異問道這是爲何寶釵道斷斷使不的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閒着沒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



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  
俗們說給他我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  
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見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  
到俗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得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  
純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  
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  
飯吃酒兩家和厚得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  
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  
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  
送出外邊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純明示諸人

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仍憑你  
們採取了去利錢年終算帳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  
若年終算帳歸錢時自然歸到帳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  
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裡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  
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裡有氣只說  
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甚麼再者  
這一年間管甚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  
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  
入他們的手每年歸賬竟歸到裡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  
我說裡頭也不用歸帳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



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了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宮箒簸箕担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却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雖然還有數餘但他們既辛辛苦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爲細然亦不可太奢總再省上二

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行一行外頭帳房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狠艱嗇了他們裡頭却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如此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裡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裡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裡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家



奏齊單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却日夜也自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既有出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了你們只管了自己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家婆子聽了這個議論又去了帳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賬

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願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鋪的我們怎麼好穩吃三注呢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閑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務也忙我原是個閑人便是街坊隣居也要個幫忙的何



况是姨娘托我講不起象人嫌我儻或我只顧沽名釣譽的那時酒醉賭輸了生出事來我怎麼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麼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儻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得着你們何如自己存些體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

的進益來也爲的是大家齊心把這園裡週全得謹謹慎慎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慎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他們籌畫些進益了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衆人都歡喜說姑娘說得狠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綢綾二



十四日李紈探春看過說用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腳踏來他四人謝了坐等着寶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

官請安去了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就來四人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喚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還沒有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來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甚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你



們老太太四人同說也跟着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會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狠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甚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李紈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次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狠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是曾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都記不真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了頭答應了

一聲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裡把偌們的寶玉叫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儻若別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趕着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得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仿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姣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概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甚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



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是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畧動一動也不敢所使喚的人都

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寶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免強忍奈着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甚麼刁讚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才讚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為他一則生的得人

意兒一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更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裡所以纔縱得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

四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寶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爲甚麼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得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讚古怪的脾氣如何



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  
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  
親捧過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  
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裡賈母喜  
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衆人都想  
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  
是當事不是甚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濶馱公  
子的心性自爲是那四人承悅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  
湘雲病去史湘雲因說他你放心鬧罷先還單絲不成線  
獨木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好逃

走了南京找那一個去寶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  
又有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  
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  
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  
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却不同名藺與司馬雖同名  
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  
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  
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  
必無也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悶回至房  
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園之內寶



玉咤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境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忽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孩兒都是了鬟寶玉又咤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千人只見那些了鬟笑道寶玉怎麼跑到這裡來寶玉只當是說他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了鬟都笑道原來不是偕們家的寶玉他生得也還乾淨嘴兒也倒乖覺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裡也竟還有個寶玉了鬟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之命爲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小廝也亂叫起來仔細你的臭

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了鬟笑道偕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偕們薰臭了說着一直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荼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的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咤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階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卧着那邊有幾個女兒做針線或有喜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了鬟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歎甚麼想必爲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



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做了一個夢兒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裡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廝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真性不知往那裡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真而又真的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嚇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尙恍惚因向

門外指說纔去了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了鬢捧過漱盂茶盞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兒屋裡不可多有鏡子小人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牀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那裡想得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着影兒頑來着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顛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來呢不如明日挪進牀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



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探春有才寶釵有識中間夾敘學問一段是作者指  
示經濟必須根柢學問中來方能與利除弊不失大  
體

寶釵要瞧平兒齒舌是甚麼做的探春說早起一肚  
子氣看見他站了半日說了些話不但沒氣轉自愧  
傷心烘染平兒伶俐如畫

未曾派人分管先說眾人議論竹子稻地年年可以  
交錢糧隨借醫生看史湘雲病剪斷然後派人文情

曲折

寶釵不用鶯兒之母煞有深心仍借鶯兒提起焙茗  
之母可謂公私兼盡

鶯兒葉媽爲五十九回嗔鶯叱燕伏筆

年終算賬不歸賬房借此寫出賬房積弊

寶釵令管園者年終各出錢文分給衆人施恩之後  
卽吩咐循規蹈矩不可任意吃酒賭博可謂恩威並  
濟兼且伏後文鬧賭等事

甄夫人進京遣人問安說起家中亦有寶玉面貌情  
性與賈寶玉無異接寫湘雲戲言好逃往南京又接



寫寶玉一夢與甄寶玉夢中彼此拉住讀者試想兩個寶玉是一是二若僅作後文甄府被抄及甄寶玉入都看未免爲作者暗笑

此回下半段專寫兩個寶玉與上半探春與利寶釵得體絕不相屬而一回標題却止說探春寶釵此作者因下半段頗有關係不使標題另有一片深心不可不知

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一大段應分二小段五十三四回爲一段極言甯榮二府祭祠賞燈之盛反照後來之衰敗五十五六回爲一段寫探春寶釵之才另一段

識整理大觀園又引起後文園中生事而五十六回之下半夾敘甄賈兩寶玉暗藏後事是一小段中之

另一段







卷之三